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
第三十七回 胡總兵申文告急 雲太師進表歸朝

詞曰：善惡終須有報，天公定不徇私。奸人到底失便宜，使盡機謀何濟。
用計難逃鬼錄，存心自有天知。忠良淳厚不欺心，自有神靈庇應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話言那雁公子趁月色朦朧，單人獨馬來至南關城下，只見擊鼓鳴金，巡更察夜，甚是防備得嚴緊。公子暗想：「這等防守，叫我如何攻打？」正在憂慮，忽見遠遠的一個人影兒跑來，公子閃開，待他過來，一聲大喝道：「是那裡來的奸細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走路的。」公子過來一看，乃是王老虎。公子大喜道：「你怎的出來的？」王老虎道：「聞得哥哥在關外交戰，幾番要來，怎奈不得出關。今日是假意巡更，逃出來會會哥哥的。」公子道：「他們三人呢？」王老虎道：「都在城裡等我呢。」公子道：「你來得甚好。我有密信一封，你可代我送到三關之裡烏風寨紅光那裡，叫他速約董家莊的人馬一同殺來，裡應外合，好攻關寨。」王老虎領書去了。正是：一封書達三關信，兩地兵通五寨音。

不言王老虎已去。且言雁公子好生歡喜，帶轉了馬，回營見了父親，將上項事說了一遍，都統大喜。父子商議道：「明日不如暫且歇兵，等著烏風寨的兵來，再作道理。」商議已定，次日拔寨起行，回到落雁關。留馬如、章清二將守關，防西羌的人馬；老都統和公子守住回雁峰大寨。又令哼都、王平德領了一千人馬，扣南關□里下寨，以防刁龍的兵來打聽消息。各人領令去了。正是：用兵如頗牧，定計勝孫吳。

不說雁都統調撥已定。且言羌帥碧寶康自從受傷棄關回國，將傷了海公清、喪了吐兒生的事細寫一本，飛奏羌王，取兵來救邊關，以防南蠻利害。羌王見了大驚，即刻傳旨，同眾官商議退兵之計。有左丞相奏道：「南朝兵多將廣，更有雁蠻子梟勇非凡，不可輕敵。為今之計，只有各路關隘添兵把守，差一能士下書一封，到北番狼主那裡去，求他發兵，攻打南朝北狼關，使他兩處受敵，便不能用力來攻了。」羌王准奏，備了金珠玉帛禮物等件，修書子，差官一名，叫做伊哩蘇，能言善辯。當下伊哩蘇接了羌王旨意，帶了從人，捎了禮物、書子，刻日動身，往北梁王那裡去了。這才是：兵敗多謀略，勢弱且求鄰。

伊哩蘇在路行程，少不得饑食渴飲，夜宿曉行，渡水登山，非止一日。那一日到了北番地界，入了關，投了文書，早有番官迎接，引伊哩蘇入朝。見了北梁王，行禮已畢，伊哩蘇呈上美玉、禮物、書信。梁王觀看已畢，向伊哩蘇道：「寡人與南朝和好已久，怎好無故興兵？」伊哩蘇奏道：「千歲差矣！臣想南朝花花世界，人人有份，寡君久欲去取，只因兵微將寡，不能前進，故約千歲同心並力，奪搶南朝天下。倘若得勝，平分天下，共享榮華；倘若不勝，西北二邦首尾相顧，諒他也不敢來爭戰。」那北梁王聽了伊哩蘇一番言語，動了貪心，滿心歡喜，即忙修了回書，厚賞伊哩蘇去了。正是：只因一點貪心起，惹得干戈鬧不清。

伊哩蘇回羌復旨不表。且言北梁王次日早朝，聚集兩班文武，商議起兵奪南朝天下。有大丞相耶律左奏道：「南朝兵精將勇，不可輕敵。臣保一人可以為將，此人姓青名奇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更兼能知兵法，文武雙全。」北梁王大喜，即日拜青奇為帥，命耶律蛟、耶律龍為左右先鋒，點五萬毛襖番兵，殺奔南朝而來。只見：紅塵滾滾斷千里，殺氣騰騰貫九霄。

那番將青奇領了五萬大兵，將止一日，已到關上。早驚動把關大都都賀蘭，帶領大小都都、酋長前來迎接。進了帥府，安歇一宵。次日五鼓點齊眾將，大炮三聲，擺齊隊伍，帶領眾將，一個個耀武揚威，浩浩蕩蕩，殺奔北狼關來。

早有流星探馬飛報胡申。胡申聞報大驚，慌忙打起聚將鼓，傳齊五營四哨大小將官，披掛齊整，點了一萬精兵，忙出長城。擺了隊伍，兩陣對面，射住陣角。胡申帶領眾將，提刀出馬，到門旗下一望，只見番營中煙塵滾滾、殺氣重重，□分利害。只見兩竿皂旗開處，一將出馬，生得形容古怪，相貌猙獰，面如鍋底，眼似金鈴，頭戴烏油盔，高挑雉尾；身穿烏油鎧，碎砌龍鱗。手執鐵鞭，跨下烏騾馬，不亞似煙燻羅漢、鐵打的玄壇。胡申見來將凶勇，心中害怕道：「好一員丑將，料來武藝高強！」遂仗著膽，縱馬向前問道：「呔，來將少停坐騎，快通名來。」只見那員將大叫道：「俺乃六國三州北梁王駕下九路都招討、征南大元帥青奇是也。來將何名？」胡申道：「我乃天朝都總兵胡申是也。你無故興兵犯我境界，是何道理？」青奇道：「南朝天子無道，任用爾奸臣，害民誤國，故爾狼主興兵前來問罪。早早下馬，免得本帥動手。」胡申大怒，拍馬舞刀，便來交戰，二人殺在一處。正是：一言不合將臉翻，二馬交鋒就動兵。

胡申爭先躍馬槍刀，來同青奇交戰。那青奇舞鐵鞭劈面迎了，一來一往，二人戰了□來個回合。那胡申原來也有武藝，怎敵得青奇？這青奇乃北番名將，使一根鐵鞭，重九□三斤，舞起來猶如生龍出海，好不利害！這胡申的一口刀，用盡平生武藝，只戰了□餘合，直殺得他馬仰人翻，呼呼喘氣，實難招架。正是：凌逼忠良他第一，遭逢強敵技全無。

那胡申帳下有四員健將，都是行伍出身，比那科甲的倒有些武藝，乃張祥、李德、王雲、趙宣四名大將。當下四人見主帥不是來將對手，便一齊躍馬端槍，前來助戰，大叫道：「元帥，讓我等擒他便了！」胡申大喜，抖擻精神，五個人一同圍住青奇交戰，好不利害！有贊為證：

二國元戎交戰，兩家主帥爭強。

說不盡英雄抖擻，言不盡將勇兵強。

話說那番將青奇見胡申有四將助戰，全然不懼，把手中那條九□三斤的鐵鞭緊緊，只殺得胡申等五人心寒膽落，招架遲了一遲，被青奇大喝一聲：「去罷！」照胡申頂梁門一鞭蓋將下來。胡申叫聲：「哎呀！」忙把刀往上一架，那裡架得住，猶如泰山一般，叫聲：「不好！」身子一閃，正打在左肩，只打得甲裂筋開，幾乎喪命，伏鞍而逃，敗下去了。這青奇將鞭一指，招動大小番兵、都都、酋長一齊殺將來，只殺得胡申的人馬猶如砍瓜切菜一般，屍橫遍野，血染成河。一直追到北狼關下，方才收兵。這一陣只殺得胡申那廝魂飛魄散、膽落心寒，退入關中謹守。正是：聞名應喪膽，草木盡皆兵。

話說胡申敗入關中，一面調治鞭傷，一面多備灰瓶、火炮、弓弩等件防備攻城，一面寫表進京，求妹丈刁國舅轉奏天子，取兵來救。正是：欺壓鍾佩威何在，一轉交鋒便失機。

話分兩頭。再言刁國舅自抄了鍾府的家，越發作威作福，□分了得。一日朝散回府，正在書房批發各路的文書，忽見兩封書信。接來一看，頭一封是他大兒子的告急文書，稱：「雁翎引兵入寇，攻打甚速，求爹爹發兵相救。」又看到第二封信，原來是他妻舅胡申的告急文書，言：「北番作亂。兵馬非凡，求兵速救。」那刁發一連看了兩封邊報，大驚。次日早朝奏道：「西北二邊番兵作亂，攻打甚急。皆因鍾佩、雁翎在兩處勾引人馬入寇，求旨定奪。」天子看了本章，大怒道：「鍾、雁二賊，朕有何負你，如此放肆！」即降旨，命錦衣衛速將鍾、雁家屬人等一同綁赴市曹斬首。聖旨已下，那錦衣衛即將兩家家小綁押起來，破鑼破鼓，押到了市口，男左女右，一個個朝北跪下，那監斬官張寶手執令旗，只等放炮開刀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